

我國國民法官案件是否適宜完全仿效前述日本法院以考慮減輕裁判員精神負擔為優先之作法？顯有疑義。且考量我國民族性並不如日本民族性般保守，國民法官對於刺激證據之耐受度及容受性，是

否明顯高於日本裁判員？若然，則法院對於國民法官案件是否應准許相較於前述日本法院之作法，可允許更大範圍、更高強度之刺激證據之調查，以利於真實發現及量刑之妥當？實值省思。（待續）

行政執行最前線



負重前行 一絲曙光中的堅毅步伐

唐悅寧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書記官

一如平常繁忙的午後，人潮紛沓之中，那巍然佇立卻顫抖的身影，彷彿飽經風霜的斷垣殘木，孱弱而無助。

「不好意思，請問這可以分期嗎？」

一句再平常不過的問題，是每個來到櫃檯前的義務人八成會使用的開頭語。

才剛經歷幾番電話詢問與現場義務人輪番交錯的我，也只能先迅速地接過對方手上的通知單，趕快打開案管系統，並且機械化簡短的回應他一句「稍等，我看一下。」

然而，還不待我給他回應，有些怯然發顫的嗓音將我的視線從電腦螢幕中牽引至面前男子身上「那個……我真的覺得很抱歉，我知道不該欠這些錢，這些是之前公司倒閉欠的健保費，我很抱歉……」

那是個體態有些粗壯的中年男子，他的身子挺拔，面容被疲倦給印刻出條條深痕，擒著淚水的雙目被血紅細絲給佔據，透著的是無法掩藏的倉皇與愧疚。除此之外，讓人無法忽視的是那不知是否因為情緒激動，抑或是過於疲勞，而不斷發抖的手。那巍然佇立卻顫抖的身影，彷彿飽經風霜的斷垣殘木，孱弱而無助。

在那當下，我也僅能怔怔地望著他，剎那間不知該如何反應是好。

「我不敢讓家人知道，我覺得這很丟臉……我真的覺得很對不起……」

「請別這麼說。先生你現在有工作嗎？」

「計程車司機。」

「有小孩嗎？」

「有，1個，高中，我是單親。」

在與男子對話之時，我也透過系統上等等的資訊知曉這位先生所言屬實，也更確信他是位亟需幫助

的人。

「書記官……我真的很抱歉……但我1個月只能繳出500塊……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但我真的想要繳完它……」

當我再次抬頭望向他時，才發覺，這位先生似乎從頭到尾都是抬著頭說話的，然而並非是傲然居高的那種睨視，只是單純地不願讓自己的淚水滾落頰上。

「沒關係，我瞭解了。不用500塊，我幫你跟健保櫃檯問問300塊可不可以。」

於是我很快地撥了通電話給健保局櫃檯，與那兒的駐點人員商談了此事，當然，也獲得他們的同意，願意讓這位先生按月自由繳納300元。

在我回過頭告訴他這結果時，於那當下，他哭了出來。不過，他依然忍著淚，顫抖的雙手接過我為他擬寫的單據，孱弱哽咽的道謝聲持續了一小段時間，直到他轉身離去。

我想，他大概也曾經是滿懷夢想與願景的人吧！不然怎麼會自己創業開設公司呢？但是命運總是無法捉摸，生活不知會在何時給你開個大玩笑，狠狠地讓你摔一跤。但是若願意去正視現況並繼續走下去，生命自會找到出路。而身為旁人，我們如果願意為他們伸出援手，即使只是如200元之差的微薄之力，如同石落池中，必能引起陣陣漣漪，一切皆為環環相扣、生生不息。

即使是渺小火種，也能重燃篝火。這也是我當時想前往執行署服務的初衷。

穿過紛沓來人，那位先生離去的背影巍然而堅毅，即使是斷垣殘木，依然擁有不能倒下的理由；即使於暗夜風雨之中，依然能夠迎來光明。